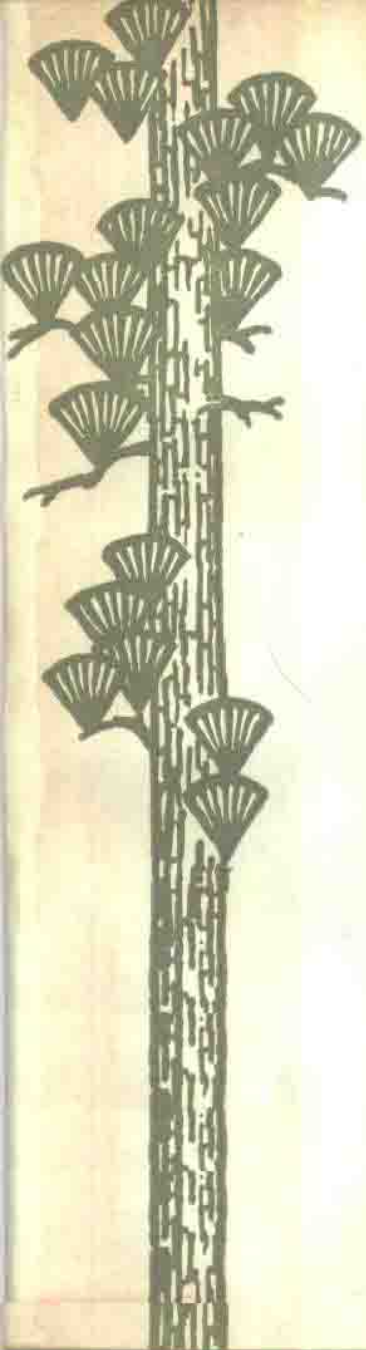


怀念集



方志纯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怀念集

方志纯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怀 念 集

方志纯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787×1092 1/32 5.5印张 2插页 90千字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定价0.47元

目 次

毛主席关怀赣东北.....	1
清明时节的怀念——回忆周恩来同志.....	24
难忘的一天——回忆刘少奇同志.....	46
回忆朱德同志.....	55
永远的怀念——回忆在莫斯科期间任弼时同志对我的 关怀和教导.....	66
岭梅生春会有时 犁庭扫穴庆再造 ——怀念陈毅同志.....	78
弋阳依旧万株枫——回忆方志敏同志青少年时期在弋 阳县革命活动的片断.....	91
时穷节乃见——回忆陈潭秋同志.....	113
一颗陨落的明星——回忆毛泽民同志.....	128
几凭驰骋几纵横——回忆邵式平同志的早期革命 活动.....	140
一个在黎明前倒下去的战士——回忆赵醒侗同志...	159
后记.....	171

毛主席关怀赣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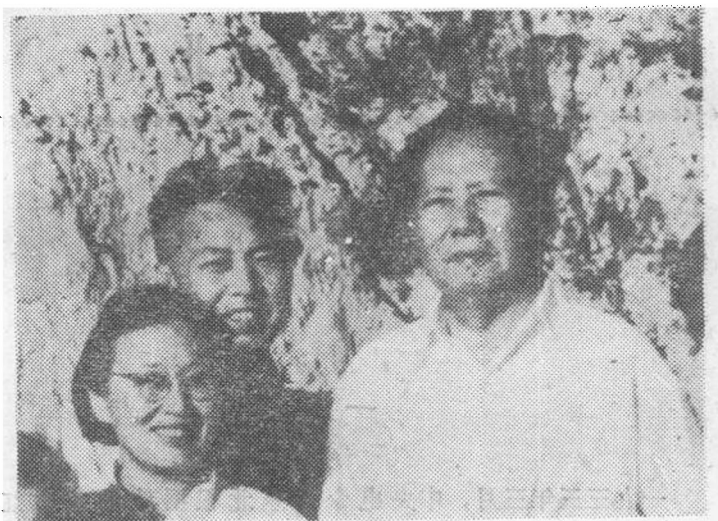


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央电令赣东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受赣东北党组织及方志敏同志的委托，我和邵式平同志带了汇报材料及赣东北省委的报告，随军前往瑞金，向党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汇报工作。

当时，赣东北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已经打通。我们扬鞭策马，前进在这红色的土地上，不禁心潮起伏。几年来的往事，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一九二六年秋天，弋阳发生了有名的“漆工镇暴动”。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五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战，这一点星星之火，漫燃到闽浙皖赣四省的几十个县。中心地区的弋阳、横峰等八县，人口达四十余万，主力红军三万余人，成为中央根据地的坚强一翼。这就是闽浙赣皖（赣东北）根



毛泽东同志和方志纯夫妇在一起

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在斗争中，摸索了一套根据地建设的有效方法，在党的建设、军事建设、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方志敏同志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科学的总结，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

确的。”毛泽东同志分析得何等中肯啊！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我曾听到过多次，但却从未见过面。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英国美国不如兴国，
南京北京不如瑞金。

一阵悦耳的歌声打断我的思绪。放眼望去，远处的稻田里，一群农民在说说笑笑地一边干活一边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呢！中央根据地内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春意盎然的喜人景象。虽然是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但根据地内的广大军民情绪镇定、斗志昂扬。

我和邵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催马来到中央局所在地。当时，以博古同志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代表中央接见了我们。我们先将报告送上，请博古同志看。因为从来没有向中央系统地汇报过工作，所以材料准备得比较详细，报告显得比较长。

博古同志接过材料，随手翻了翻，满脸不耐烦地说：“你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我当时年轻，一看他对我们不冷不热，就不太高兴，一听他这样说，就冒火了，当即和他顶起来：“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呢？赣东北党是有的嘛，赣东北苏区是有的嘛，赣东北红军是有的嘛，现在就带了一个军来中央根据地！”

我越说越激动，邵式平同志拉了我一把，对博古同志说：“请首长看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博古同志冷冷地说：“好吧。”

“怎么办？”从博古同志那里出来后，我和邵式平同志商量着，“走，抄毛主席去！”我们很快就决定，找毛主席汇报。

我们向沙洲坝走去。群众告诉我说，毛主席住的房子前面有两棵树，很好找。

——说起这两棵树，还有段小故事呢。解放以后，我有一次到瑞金县，在参观沙洲坝毛主席旧居时，请工作人员拍了一张毛主席旧居的照片，准备送给毛主席作纪念。后来，有一次去北京开会，我将照片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看照片，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我住的房子前面有两棵树，这只有一棵树。”回来后，我将毛主席说的情况告诉瑞金县委的同志。经过调查才知道，毛主席旧居前，原来确有两棵树，后来枯掉了一棵。当我将情况再次向毛主席说明后，毛主席感慨地说：“哦，是这样。兴衰盛枯，在所难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

毛主席见我们来了，高兴地走出屋子来迎接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魁梧的身子，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了，但洗得很干净。他那温暖有力的双手，久久地握住我们的手，连连说着“欢迎，欢迎”。不知是忙呢还是习惯，他蓄着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放射着深沉、智慧、温暖的光芒。清瘦的两颊，微微流露着一股忧虑和痛苦的神色。

一坐下来，毛主席就关切地询问方志敏同志的情况。我

他们在汇报方志敏的近况时，毛主席回忆着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方志敏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当时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方志敏同志作为江西农民运动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方志敏到农讲所，要求入学，工作人员见他身体很弱（方志敏有严重肺病），没有收他。于是他就去找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着他羸弱的身体，也关切地劝他说：“你不必忙于进农讲所，先回家休养休养，养好身体再来吧！”方志敏坚决地说：“我活一天就应该努力一天，哪怕明知明天要死，也不能放弃今天的责任；明知晚上要死，早上还是该努力。”毛主席见他态度坚决，终于允许他进农讲所了。于是，方志敏成了农讲所的旁听生。

——方志敏同志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一九二七年三月。这年三月三十日，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队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组织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被推举为组织部长，方志敏同志为执行委员。开会前后，方志敏同志还应邀到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

——在这两次会见中，方志敏曾多次向毛主席请教和探讨中国革命、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问题，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五年，方志敏同志壮烈牺牲。毛主席知道后很难

过，他老人家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同志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好同志都断送了，象瞿秋白、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等许多同志，都是在王明路线下牺牲的。

接着，毛主席详细地向我们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从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问到历史、地理，为了讲述方便，他还叫我们画了个草图说明。

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越谈越起劲，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毛主席望着我们，不解地问：

“怎么？不谈了？”

邵式平同志说：“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

毛主席看了看西边快下山的太阳，笑着说：“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他换了口气，望着根据地的大好山河，饱含感情地说，“真想和各苏区的同志谈一谈，真想和你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谈一谈。”他思索了一下，问我们道，“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我们兴奋地答道：“好！”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再一次会见我们。毛主席一开始就问道：“你们那里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我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反第四次‘围剿’的呀，您知道吗？”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明路线已经排挤了毛主席对党和军队的领导。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

——后来，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抗日先遣队失败了，红军长征了，这都是王明路线造成的结果。其实，那时候，即使中央苏区丢了，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背靠武夷山，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可以直通杭州，威胁南京，敌人是不会丢掉老巢不管的。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深刻地阐述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毛主席听说红十军调走了，关切地问我们：“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我们说：准备在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再组织一个军。

毛主席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说：“好。”

接着，我们向毛主席报告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枝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当时，省有警卫师，县有独立团（营），乡有大队，村有中队（小队）。至一九三〇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体系——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基本形成了。可是现在，新十军组建不

久，我们担心敌人“围剿”时，部队经验不足，可能会受损失。

毛主席说：“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他解释说，“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说着，毛主席好象看见了敌人撤军，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实际上指示我们跳到根据地外去，不要和敌人打拚消耗的阵地战。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完全领会到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意义，还一个劲地向毛主席要求说：“新组织的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当时，敌人已开始对我们实行大筑“乌龟壳”的策略了，对敌人的碉堡，我们步枪子弹毫无办法。因此，我们总想有点大炮。

毛主席说：“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都应该支援你们，打完这一仗再说吧。”停了一下，他望着我们，又一次启发我们，“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他的碉堡呢？不可以把敌人引出碉堡来打吗？”

话题说到这次部队调动，当谈到干部、战士的思想动向时，我们说：同志们还是想回去。

毛主席认真地问道：“跟中央说了没有？”他坚定地对我们的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我回答说。

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说：“要跟中央报告。”

我略带气愤地向毛主席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挨了他一顿克。”接着，我们便把在博古同志那里汇报时，受到

冷遇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严肃地说：“这就不对了。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呢！”

毛主席这种既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对军队建设特别关心，他详细地询问了赣东北红军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情况，问了部队的战略战术，我们都一一向主席作了汇报。

当我们谈到漆工镇暴动，谈到弋横起义时，毛主席问：“你们开始暴动时有没有斗争？”

我们说：有。有人想把枪埋掉，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不同意，参加暴动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同意。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对，你们做得对。”又问，“谁主张埋枪？”

我们回答说：是潘人非。

“这个人怎么样？”毛主席接着问道。

我们说：这个人是上海派来的，后来叛变了。

毛主席气愤地说：“难怪呢！”

当我们谈到红军打下景德镇时，毛主席高兴地接着我们的话说：“我知道，我听到你们打下景德镇的消息很高兴。景德镇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打下它影响大着呢！”

当我们谈到红军的作战原则“扎口子、打尾巴、吃补药”等办法时，毛主席开始没听懂，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便向主席解释说：“扎口子”是指围歼小股敌人；“打尾

巴”是指袭击敌人后卫或掉队散兵；“吃补药”是指打小仗，用缴获来武装自己。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好得很，生动活泼。我们这里也总结了十六个字。”

我们说：主席的“十六字诀”更全面、更科学，我们这次到中央苏区来，就准备好好学习，带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谦逊地说：“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都要互相学习。”并问邵式平同志，“你学过军事没有？”

邵式平同志说：“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地质的。”

毛主席赞许地笑着说：“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地质学家成了军事家。”

当我们汇报到敌人烧了群众的房子，我们军队一到便帮群众盖房子的事时，毛主席站起来，郑重地说：“很好，应该，应该。这一条很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到哪里也不忘为群众做好事，这样的军队，才能成为无敌之师。”

在汇报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非常关心，并给我们作了许多宝贵指示。

“四·一二”政变后，赣东北的党组织按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想方设法从各方面收集了百余枝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但是，当时江西省委内个别领导人，追随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硬逼着赣东北党组织交出枪支。方志敏同志不同意，还受到了警告处分。当我们汇报到这里时，毛主席用手叩击着桌子，愤怒地说：“岂有此理！”

大革命失败后，在赣东北党的领导人内，又出现了两种

思想的激烈斗争。有的同志受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毒害较深，坚持不要搞武装斗争，主张把枪埋起来，领导干部躲到白区去。这是右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产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一些同志身上，使党内“左”的情绪很快发展起来，有的同志主张大规模搞武装暴动，提出“县县暴动，全面开花”的口号。方志敏同志批评和说服了右的、“左”的两种思想倾向的同志，确定了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弋阳、横峰两县首先举行暴动。

毛主席听后，称赞说：“对罗，志敏同志这个想法和作法是对的。”他又补充说，“事实后来也证明这样作是对的。”

在谈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时，毛主席幽默地问道：“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断了没有？”

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垵要塞……

毛主席插话说：“这里是太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我接着说：是啊，我们在这里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

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毛主席听后，表扬我们说：“很好。我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呢！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瞎指挥呢！”

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毛主席问我们：“现在不是派了一个人去吗？”

我们说：“是，派了个曾洪易。”

“这个人怎么样？”毛主席急切地问道。

我们说：这个人是从苏联回来的，“左”得很，给根据地带来了很大损失。

毛主席听后，许久没有说话。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当时已被王明路线的机会主义中央所排挤，并对王明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因为当时斗争尚未公开，毛主席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不愿在我们面前有所流露。

当我们谈到曾洪易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时，毛主席激动地站起来，愤怒地指责说：“哪里有那么多的‘AB团’、‘改组派’！”

最后，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许多指示，鼓舞我们，叫我们把赣东北根据地建设得更好。

毛主席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

——就在我们这次汇报后，一九三四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又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

作，给予了表扬、鼓励和指导。毛主席高兴地说：“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象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业、农业、贸易、财经等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亲切的鼓励。

毛主席最后告诫我们说：“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选到了罗霄山脉中段……”

我们插话说：我们暴动后，也选了好久，最后选到了弋横这块地方。这里地方偏僻，四周多山，有武夷山、怀玉山、鄣公山、磨盘山。同时，这地方东接浙江、南通福建、北连安徽、西达南浔，是四省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好，群众基础又好。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这地方好，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仗后，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从毛主席房间出来后，我们精神振奋，以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和必胜信心，投入了新的艰巨的战斗。

可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就不让我们回去